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王陽明傳記
王陽明生平及性格
資料之二

精 一 冊 美 金 十 四 元

發行人：朱

傳 譽

兼主編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二

編號	篇	名	作者	刊	卷	期	頁次
----	---	---	----	---	---	---	----

王陽明生平及性格

1	王守仁	鄭廷如 黎建球	中西兩百位哲學 家	67.4	台北東大圖書 有限公司		1
2	文武兼資的陽明先生	陳恒芳	暢流 v.33 n.11	55.7	台北		5
3	內聖外王的王陽明先生	方鳳因	前江月刊 v.1 n.5	57.12	台北		6
4	王陽明	徐哲洲	張子氣運哲學管 類	60.6	台北文化大學 三研所碩士論文		7
5	陽明先生事略	朱海濱	大學生 n.48	57.5	台北		9
6	王陽明先生與贛州	宗紀先	東方雜誌 v.13 n.5	68.11	台北東方雜誌社		11
7	王陽明的南贛建約	馬天固	民主評論 v.6 n.5	44.3	台北		13
8	王陽明龍場悟道探微	林繼平	新時代 v.14 n.2	63.3	台北		14
9	陽明居夷	吳 鈞	人生 v.28 n.8	53.9	台北		18
10	王陽明與廣東鄉緣	王萬福	廣東文獻 v.5 n.3	64.12	台北		21
11	此心光明的一王陽明	陳春聲	歷代名家集傳	71.2	高雄河神出版社		23
12	王守仁十歲能詩	恒 老	前江月刊 v.6 n.10	63.10	台北		30
13	王陽明生平與思想	張起鈞	新時代 v.3 n.11	52.11	台北		31
14	餘姚的理學大師—王陽明	袁建祥	前江月刊 v.5 n.7	62.7	台北		34
15	王守仁(上)	徐 鈞	公報月刊 v.20 n.11	68.7	台北		37
16	王守仁(下)	徐 鈞	公報月刊 v.20 n.11	68.8	台北		39
17	陽明生平及其為學	張文伯	三民主義 v.39	43.12	台北		40
18	陽明成學的過程	姜漢卿	學園 v.5 n.10	59.6	台北		46
19	陽明成學前的一番經歷	姜 樞	幼獅 v.3 n.4	44.3	台北		47
20	再聞話陽明	姜漢卿	學園 v.4 n.3	57.11	台北		48
21	論王陽明的「狂者」性格	秦家競	陽明學論文集	61.2	台北		49
22	王陽明光明磊落之人格	林振上	黃埔月刊 n.268	63.8	台北		57
23	王陽明緒論士風	陳健夫	學園 v.1 n.4	54.12	台北		59
24	王學所表現的人格	林繼平	人生 v.25 n.3	51.12	台北		60
25	王陽明誕辰五百年紀念	張其錦	陽明學論文集	61.2	台北		63
26	王陽明之才志學養及事功	黃建中	建中 v.5 n.6	45.10	台北		66
27	王陽明先生的學術思想及 事功	黃浩然	學園 v.1 n.4	44.8	台北		67
28	王陽明之人生哲學與勳業	林振上	黃埔月刊 n.263	63.3	台北		68



10071658

中西兩百位哲學家

(七三) 王守仁

黎建球
鄒昆如

一、生平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學者稱之爲「陽明先生」。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死於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王陽明的遠祖可溯之西漢的王吉，西晉的王覽，東晉的王羲之。陽明的父親名華，字德輝，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常讀書龍泉山中，又稱龍山公，元配鄭氏早逝，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鄭氏生四子，守仁居其首，其下有守儉，守文，

守章，女一適徐楚，即陽明之高足。陽明十三歲喪母，由祖母岑氏撫養成人。陽明目幼豪邁不羈，幼有吞牛之概，「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術，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全書卷三十七、湛甘泉陽明墓誌銘）陽明在幼年時先與德聲叔父共學於文龍山先生，繼就塾師。十一歲時，隨祖父竹軒公入京師，過金山寺酒酣，祖與客賦詩未成，陽明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洞龍眠中。」客大驚，後命賦「蔽月山房寺」，他隨口回答說：「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限大於天，還見山小月更闊。」（錢德洪編陽明先生年譜）十五歲時出居庸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十七歲時親迎娶夫人諸氏於南昌，十八歲在江西，偕夫人回鄉時，路過廣信，謁冀諒語宋儒格物之學，以爲聖人可學而致知，因以爲師。二十一歲舉於浙江鄉試。弘治六年侍龍山公至京師，遊太學，會試不中，二十八歲再試，中進士。二十九歲、弘治十二年（公元一五〇一年）授刑部主事，弘治十六年回浙江，築室陽明洞習靜其中，故後世又稱其爲陽明先生。三十五歲上封事彈劾小人劉瑾，旨下獄，寢杖四十，謫貴州修文縣龍場譯丞。正德三年春至龍場。在萬山叢中瘴癘病害，與死爲鄰，自計榮辱皆能超脫，惟有生死一念尚未能置之度外，乃日夜端坐靜默，以求靜一，久而久之胸中痼落，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所謂聖人之道，勿需外求，吾性自足也。「良知」之說由此奠立，時年三十七，翌年講學貴州書院，始標明「知行合一」之旨，以鼓勵學者力行。正德五年，劉瑾伏誅，遷廬溪知縣，後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歷任吏部員外郎，升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七年）四十五歲與門人遊瑯琊溪水，存省良知。正德十一年擢僉都御史，當時就專以致良知訓門人。正德十三年，詔撫贛南，平漳南各寇。十四年至福建勸處叛軍，聞寧王宸濠反，返至吉安起兵討之。四十八歲時始平宸濠亂。由於陽明功高，所遭嫉忌甚

盛，幸武宗知其忠，乃親予慰問，在這段期間，陽明動心忍性，所學益進。世宗立，知其事，拜爲南京兵部尚書，不赴。請歸省，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時年五十。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五十一歲，丁憂還鄉，後復原官兼左都御史。五十三歲時與王龍溪、錢緒山等門人百餘人舉於天泉橋。嘉靖六年復起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奉命至梧州征賊西思用諸蠻。隨行與錢德洪、王畿在天泉橋證道。嘉靖七年，思田平，回師擊八寨斷藤峽寇，破之，當時陽明已病，乃上疏乞骸骨歸至江西南安，卒時年五十七。陽明有子名正德，襲伯爵。穆宗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萬曆中從祀孔廟，諡文成。湛若水爲其作墓誌銘，門人薛侃爲其刻傳習錄，徐愛作序。

二、著作 陽明著作甚多，皆收在王文成公全書中，該書共有三十八卷，爲陽明全集中最完備的作品，其中傳習錄及大學問等，最能代表他的思想。

三、學說 陽明學說可分成（一）宇宙論，（二）知識論，（三）人性論，（四）道德觀等四點來敘述。

（一）宇宙論 陽明的宇宙論是以良知爲其結構，朱熹以爲萬物皆有心，而陽明則以爲萬物皆有良知。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陽明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陽明所以主張天地萬物皆有良知，宇宙萬物之構成必須依賴良知爲基本因素，乃是肇因於他的唯心論的主張，陽明的唯心論乃是承襲陸象山的心即理說而來，象山的心即理祇是開了一個頭，而由陽明來加以完成，陽明以爲一切世界都是由吾心所起，苟無吾心，則無世界，他說：「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以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答顧東橋書）陽明以爲一切的現象，物理世界皆由吾心而起，那麼這個心是什麼呢？他說：「聖人之學心學也，盡舜禹之相授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陽明全集）以心學爲體，乃是以天地之心爲心之本體，天地之任何變化，皆與吾心有關，所以他說：「失心之本體，即天理也。」（語錄）陽明巧妙的把形上學中的問題用心來表達，並以之與形下的世界來聯繫。他以爲心可分成人心與道心二者，二者的區別是如何呢？他說：「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真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而人欲又從而聽命者。」（傳習錄）陽明以爲心乃是同一的，所謂人心，所謂道心其實都是一個，祇是在應用時，其名稱有不同而已。我們既知陽明是以心爲天地的主宰，則由此心而發展出來的天地萬象，都不能離開心的作用，有了心的作用，天地萬物才能並育而生而不相害，他說：「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用，真陽之氣即真陰之氣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答顧東橋書）陰陽之氣乃是互爲其根，彼此相含相攝。所以他又說：「萬物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即萬物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文，萬物森然者精之用。一中有精，精中有一。」（答陶尚謙書）萬事萬物呈現於外者，必然有其內在之理，這個內在之理，就是沖漠無朕，就是自然，所以沖漠無朕乃宇宙之本體，是無極而太極者。就其無極來說，因爲是沖漠無朕，所以有元神、元氣、元精之分。所謂元神，乃是無聲無息，爲天地萬物之理；所謂元氣者，是真陽之氣，爲真陰之文；所謂元精者，是真陰之精，爲陽氣之用。這三者互爲其根，並配合上陰陽二物而能化生天地萬物，但一切化生的動力及根源都是心爲主，他說：「矢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以求物

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答顧東橋書）心物合一之說，乃是指明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必須二者合一，才能求得天下之至理，所以他說：「求物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義。」（傳習錄）陽明的宇宙論乃是以心之本體為起點及終點，不論任何事物，任何現象，都必須以吾心為念，如此，就造成了他有名的知行合一，心物合一論。

（二）知識論 陽明的知識論乃是以心為主體去認識客觀的事物，他以為一切的認識都必須以心為起點，祇有用心才能生事物，才能有理。他說：「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答陸澄問）我們所以能認識客觀之事物，都是由於主於身之心而起，如果主於身之心不能有作用，則任何事物，我們都不能認識，所以陽明首先以為認識的主體乃是吾心，認識的對象乃是以由心而起的諸般事物，認識的目的乃是如何把心與物，心與理，知與行合而為一，所有的合一方法既都必須以心為緣起，則致良知就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因為致良知的目的，就發覺蘊藏於每一事物中的心，每一事物的理，如此，在致良知的過程中，很自然的就能把心物、心理、知行合而為一了。所以陽明知識論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要討論如何致良知。陽明認為良知是天理，是是非之心，是善的，因此在致良知時，就必須去明瞭天理，明瞭是非，去行善，由於知識論的範圍是以知為主體，而知本身可能為我們所瞭解，而其方法則有助於我們在面對知時，如何更真實的瞭解知，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知孝，見兄知弟，見孺子入於井知惻隱，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答薛文蔚書）所以，事實上，陽明以為一切的知都是良知，祇是有時候我們不明白良知的存在事實，就以為知與良知有別，陽明乃直接指明知乃心之本體，心本身具有能力去知，能知乃是我們先天的能力，無人能勉強得了的，所以他又說：「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

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故須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答聶文蔚書）又說「不待慮不待學而知能，故謂良知。良者，善也。良知只是一個天理明覺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處，便是他的本體。」（同上）陽明以爲良知乃是一種先天的能力，任何一個人都有，但致良知卻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他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惟聖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答顧東橋書）爲什麼愚夫愚婦不能致良知，而祇有聖人可以呢？陽明以爲愚夫愚婦皆有私欲，有了私欲，就把心中的靈明之處給隱蔽了，如此自然不能致良知，而聖人則能去私欲，見仁之本體，如此，自然可以致良知了。所以他說：「有私欲之心，則雖大人之心而分隔隱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本然之心而已矣。」（大學問）他又說：「明德卽明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其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傳習錄）又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使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以至使山川鬼神鳥獸草木，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大學問）由此可知，陽明的知識論是以心爲本體，以知爲目的，而達其致良知的最終結果，能致良知的人，就可以爲善人，爲聖人，所以其人性論也就據此以主張人之性爲善。

（三）人性論 陽明主張人性爲善，他說：「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答薛尚謙問）性既爲至善，則人性也必爲善，他說：「就心而言謂之正，就意而言謂之誠，就知而言謂之致，就物而言謂之格。」（答徐愛問）又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知之所便是物。」（同上）所以陽明認爲人性爲善，乃是因爲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最終結果都是在心之本

體上，所謂「心之本，即是性。」在心之本體來說原來是純潔一片，並未沾上任何污點，所以如果就其原始狀態而言，心之本體是無善惡的，但由於善惡是相對的，因此，就善與惡之相對性而言，人心就是善，而非惡，所以他說：「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昭明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現處。是乃明德之本性，即所謂良知也。」（傳習錄）由此可知，陽明的人性論，仍是以其良知之學為基礎，良知的性善論乃造成了陽明的人性論看法，即人人皆有良知，則人人皆為性善，至於是否人人秉此性善而為善行呢？那就得看每一個人致良知的工夫了，所以陽明致良知乃成了王陽明道德觀的首要事項。

四道德觀 陽明的中心思想，既是致良知，那麼要如何致呢？陽明認為要從格物致知上着手，才有可能致良知，所以他說：「以其主宰之發動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答羅整庵書）致良知，既然首先在「致」上，那麼就必須要先致知，致知乃在明瞭發動之明覺處。能夠致知，就能格物，他在論朱熹與他的異同時說：「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理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之中，析心與理為二矣。鄙人所謂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者也。致吾心之良知於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為一者也。」（傳習錄）又說：「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答徐愛問）又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同上）陽明以為天理乃是我們致良知的目的，所以明德也是要明天理，因此為了要存良知，就必須有一些方法，來幫助我們致良知，他認為我們首先要能存誠，他說：「周旋動容即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一種存誠的工夫，能存誠即能慎獨，能慎獨即能致良知，所以他說：「慎獨即良知。」（答舒國用書）能存誠，慎獨，就能克制私欲，能克制私欲

就能循乎天理。他說：「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增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於事君便是忠，發之於交友及治民便是仁。」（答徐愛書）又說：「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不知存則有時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存則有時或蔽耳。」（答周道通書）在克制私欲中，自律的要求非常嚴格，一個人不能自律，則一切都將白廢，因此，自律乃是克制一切私欲之起，而使自身進入知行合一的地步，陽明以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答徐愛書）二者必須緊密配合才能有大於事功。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對後來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響。

文武兼資的陽明先生

陳恆昇

(一) 略傳

王守仁先生，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因為他善於陽明洞，作為讀書修身之所，是以學者均稱他為陽明先生。他學究天人，精於深思，為明代的第一个大哲學家！

其學始以默坐澄心為主，追晚年專提倡致良知之說，悟格物致知之旨，知即心即理，極知行合一，始用致良知三字為講學宗旨。弟子遍天下，世稱姚江學派，有王文成公全書問世。

陽明先生於明代憲宗成化八年。十五歲就出遊居庸關和山海關等名勝古蹟，十七歲在江西結婚，二十八歲舉進士出身，二十九歲授刑部主事。三十三歲主考山東鄉試。三十五歲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銓等忤宦官劉瑾，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丞，此乃陽明先生生平遭逢的第一次大難，亦是他的道德事業，學術思想，超凡入聖之轉捩點。三十八歲主講貴陽書院，倡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的學說。三十九歲奸宦劉瑾伏誅，先生始得獲赦。初任應陵知縣，後又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四十六歲經常領兵攻剿盜匪，平定遼南大帽山諸賊，

武功甚偉。四十八歲，先生又討平宸濠之亂，孰料朝廷裡的一些奸賢嫉才的貪官惡臣，詆諆他要暗地造反，幾乎險遭不測。五十歲至五十六歲，返歸浙江潛心研究學問，門人極多。其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益形發達成熟。五十六歲時，廣西思恩、田州一帶當地土酋叛亂，陽明先生又奉命領兵征伐。五十七歲時廣西之賊亂則平，而先生因積勞成疾，辭官回家時，不幸竟於途中病逝逝世！

(二) 為學生擇，忘了婚期

陽明先生十七歲時就結了婚，他的岳父官江西布政司參議，他是趕到江西南昌去結婚的。可是正當要結婚的那一天，他偶然走到鐵柱宮去遊覽，忽見一道士，正盤膝坐在廊下靜坐。他便走上前去，和那老道談話，暢談養生修心的法術；並且跟著那道士試學坐禪，因為陽明先生生來就秉賦一副認真而執著的性情，就這樣，他能終夜坐在廊下，竟將結婚的大事給忘掉了。這豈不急壞了婆家？他們等了一夜，遍處尋覓打聽，一直到次日早晨，方在鐵柱宮裡將他尋找回

家，來補行婚禮。由此可見出他的豪邁與落拓不羈的個性。

(三) 仗義抗疏

陽明先生中了進士，做刑部主事的時候，宦官劉瑾橫行擅政，竊權用事，與他的黨羽惡徒們，終日引誘皇上遊樂，致使武宗疏於政事，荒嬉無度。對國家大小事皆委之於諸媚阿諛的好官。而劉瑾頗好奸險，全國上下弄得烏煙瘴氣。諫官戴銓等上疏直諫，武宗大怒，遂將戴銓等二十多位諫臣下獄治罪。

陽明先生看眼裡，直可謂義憤填膺，即慷慨陳辭，抗疏相救。但武宗非但不加悔改，反將陽明先生廷杖四十，並將他放逐到貴州龍場驛（即今貴州修文縣境內，為漢苗雜居之地。）去做一個小小的驛丞。（古時傳遞官文書之所叫驛站，司驛站事之官叫驛丞。）我們在古文觀止裡常讀到的那篇「遊旅文」，亦就是陽明先生正德四年秋月，在龍場驛丞任內的高貴文字；內容即敘述掩埋由明都北京經過龍場的更目的情況。先生因觸景生情，不覺悲傷之至，此文情調淒絕，非常動人。

(四) 悟格物致知之旨

那時，貴州仍不過是個極荒涼的區域，叢山疊嶂，瘴毒滿布，中原一帶的人，皆裹足不敢前往。且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窮山惡水，地處偏僻，夷人揚言，言語不通。但是陽明先生趕到那裡，決不自餒，反而儘量設法化導當地的土人。夷人穴居野處，原無居室，陽明先生教以範土架木為屋。夷人日來親狎，見陽明先生所居樹林，羣為伐木挑土代構更大的房屋以居之。

因為水土不服，跟着陽明先生一塊去的隨員，個個都病了，於是陽明先生親自服侍他們，冀病痊給他們安，並為他們吟詩唱歌說笑話，儘可能使他們的心靈快樂，以減輕他們病體上的痛苦。平常的人倘處在這種落落的環境中，定然無法忍受得了，可是陽明先生因為修養湛深，志趣沈潛。雖有時不免抑鬱沉鬱，但終因他有一種偉大的理想——要做世間第一等人，第一等事——鼓舞着他，支持着他，所以雖在如此苦難惡劣的環境中，陽明先生仍能脫灑超拔，動心忍性，愈益增加了他從事冷靜思考的機會！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大悟格物致知的要旨，遂不覺呼躍而起，歡喜鼓舞！從此始悟聖人之道，去人欲，存天理，心志大定，道德日進。環境對陽明先生的一切壓力，完全解除！此一頓悟的工夫，替他開平

術思想，開闢了新的途徑。後來楊明先生主講黃陽書院，發表了他的知行合一學說。

其學說即以良知及知行合一爲主：謂我心良知於事物，則事物物自皆得其理，蓋良知即天理，知行合一也；知此理即此理，故曰良知爲天理，即所謂心即理也，以良知爲天理，即所謂心即理也；此心即理之說，與陸象山所云：「心同理同者無異！」而楊明先生獨具之字眼，不在「良知」，另在一「致」字耳！

何以一般人又稱楊明學說爲姚江學派？原來姚江即在浙江省餘姚縣南，又名舜江，亦叫舜水，源出太平山及菁山，名叫菁水，北流至上虞縣東通明江，名叫通明江；東流折北爲慈江，入陽明先生故鄉餘姚縣者，始稱姚江，故以此江名之；再東流入慈谿縣者，則爲慈谿江矣。

(五)建立武功勳

民，亦漸知向化了！
武宗正德十四年，陽明奉命前往福建，截處叛軍，行至江西豐城時，寧王宸濠（明太祖的孫，在南昌稱寧王。）在南昌造反，陽明忽聞吉安，徵各路義士，披戴取南京，復乘虛襲取南昌，致使宸濠首尾不能相顧，在四十三天之中，將偌大一件亂事平定了，陽明繁繁指揮之妙，雖名將無以過之！
陽明先生的功勞可以說是大概了。但自古有言：「一名之高處請亦隨之！」於是一批妒忌他的人，都又趁機誹謗他，甚至造謠說他必反，而昏愚的武宗，竟又聽信輩小反的讒言。功而見謫，忠而被謗，此乃是龍驤以後他所受到的第二次磨折！不測之禍，隨時可至，倘非陽明先生修養有素，真是無法自處自全了。

正德十六年，朝廷終又以陽明平宸濠之功，封他爲新建伯，使預旨任問他的父親，賜以羊酒。先生之日，正是他父親生，陽明先生生率賜上壽，他父親感德往事，不禁慨然說：「……盛者衰之始，禍者福之機，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

一陽明先生說：「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下說：『父子臨深履薄，居安思危，故能持盈保泰，終全令譽！』後來，陽明一再上疏辭封，並始著父喪辭官回里，專攻學術，於是講論致良知之學說，自此，陽明先生的學說才卓然自成一派之舊。

嘉靖初年，廣西省思恩，田州，兩廣總制軍。朝廷又派陽明先生到南寧，威恩並用。他到任後，剿撫餘施，又乘機攻破那些苗獠匪窟，於是南寧思恩終於亦落平了，武功煊赫，一時無兩！（餘略）

內聖外王的王陽明先生

方鳳揚

明朝的天下，自英宗（正統）朱祁鎮以後，就急轉直下，內則宦官當權，政治黑暗；外則疆臣頹頹，也先入寇，國勢到了非常危殆的程度。到了他的兒子憲宗（成化）朱見深時，朝廷中更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說法，腐敗無比。但到了武宗（正德）憲宗之孫，孝宗之子，即「江山美人」電影中的「姓朱，名德正，家住北京城」的亂流（皇帝）朱厚照時，却出了一個空前偉大的人物，他有一顆光芒萬丈的慧星，照亮了整個寰宇，論事功，他無遜於諸葛亮和曾國藩；論道德學問，他更上追孔孟，與朱熹相比肩。他所建立的學說，不僅教導了當時的門生弟子，而且還教導了數百年來中國和日本的政治家和學人。他所放射的光芒，到現在仍萬古常新……他，就是我們的鄉先輩王陽明先生。

王陽明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爲吾浙餘姚人，因早歲築室於陽明洞讀書而被學生們尊稱為陽明先生。

陽明先生的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他自己是弘治（孝宗）十二年的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驗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原官兼撫江西，南京兵部尚書；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書總督兩廣兼巡撫。嘉靖七年，病故，享壽五十七歲。

陽明先生的一生，雖以道德學問名世，但同時也是一位軍事家，而且善騎善射，是一位真正的文武雙全的人物。在巡撫南贛時，他僅以一年的時間（從正德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肅清了大帽山、桶岡、洲頭等地數十年的巨寇。正德十四年元

月，寧王朱宸濠造反，聲勢非常浩大，攻佔了南康、九江、安慶等地，有順流而下奪取南京之勢，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毀佔了宸濠的根據地南昌，邀擊宸濠於黃家渡、八字腦、樵舍等地，僅三十五天的時間就活捉了宸濠，收平了整個的叛亂。

陽明先生雖立了如此的大功，但並未獲得皇帝的賞識，反而處境比以前更加困難。原因是武宗皇帝自封爲「威武大將軍」，帶領了威武副將軍乾兒子朱泰御駕親征，一路上雖接到了叛亂已經收平的捷報，但仍繼續進發，等到了南昌，還裝做不承認宸濠已經被捉的樣子。陽明先生只得由江西到浙江，找太監張永，把宸濠交給張永，請他代爲向皇帝獻俘。皇帝則叫他重新遞上一張捷報奏表，說「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並加進皇帝左右若干小人的姓名，說他們有功。

武宗死後，世宗（嘉靖，武宗堂弟）朱厚熜即位，發表他爲南京兵部尚書，但他不肯到任，請求回鄉省親。這一年（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世宗封他爲「新建伯」。次年二月，丁父憂，退居家鄉。

陽明先生在家鄉住了六年，朝廷對他十分冷淡。到了嘉靖六年，思恩與田州的土酋盧蘇與王受二人造反，才發表他爲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兼巡撫，對盧、王用兵。陽明先生到任以後，不費一兵一卒，將這兩個人招降，安撫了這兩人的兵卒七萬人，對思、田兩州的善後事宜，也處理得很貼當。

嗣後，陽明先生又平定了盤據着三百多里地域，作亂了幾十年的斷藤峽僥民。但爲了這一件事，陽明先生幾乎獲罪，原因是吏部尚書桂萼以爲陽明先生只肯聽大學士劉瑾的話，而不肯聽他的話（他

曾經暗示陽明先生去打交趾，陽明先生不肯，於是就在朝中散佈謠言，說「陽明先生把不該招降的（盧蘇、王受）招降了，把不該征討的（僑民）征討了。」

此時，陽明先生已經病得很厲害，一面面上疏請求辭職回鄉省親，一面把公事交給在身邊的鄧陽巡撫林富，不等到朝廷的批准就啓程東歸，結果就病故在路途上，但桂萼却乘此機會奏他一本，說他擅離職守。世宗叫廷臣公議對陽明先生的處分，桂萼却又假裝好人，說陽明先生「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但同時又說，「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舊。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其結論是「宜禁邪說以正人心」，希望世宗把陽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毀，毀版。但世宗不聽桂萼所說的是什麼回事，僅僅不讓陽明先生的兒子襲繼伯爵之位。

其後，穆宗（隆慶，世宗之子）朱載堉嗣位，才追贈陽明先生爲「新建侯」，陽明先生的子孫世襲四等。神宗（萬曆，穆宗之子）朱翊鈞，於萬曆十二年，又依照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以陽明先生從祀文廟（另外從祀的還有白沙先生、胡居仁，以及於隆慶二年由穆宗下令從祀的薛瑄）。

陽明先生是「詩禮家庭的寵兒」，自幼即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後，接觸到當時士大夫的以程朱爲道統的氣氛，努力於「格物致知」，在三十一歲以前，曾出入於程朱二氏，但不到一年，即自行進入儒家正統。從弘治十八年（三十四歲）起，開始了二十三年個頭的授徒講學生活，在這個階段裏，他教學相長，教會了別人，也教會了自己。

大凡一個偉大人物，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必定有一番驚濤駭浪，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陽明先生在武宗正德元年，以兵部主事的資格上疏請求釋放被劉瑾濫捕的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二十餘人，疏中說：「統等以言爲貴，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

宜包容。……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據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就因末了這一句的「改過」二字，使得武宗和劉瑾勃然大怒，把他關下詔獄，打了四十棍子，貶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龍場驛（今修文縣）是一個充滿着「蛇魅魍魎，蟲毒瘴癘」的地方，居民也十九以上是苗胞，語言不通。他到了那裏，真是苦不堪言，但他就在這一種困苦中，領悟出人生哲學上的大道理——「知行合一」。此外，他還教苗民識字讀書，和架木蓋屋。

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陽明先生不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要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陽明先生在江西平定了宸濠之亂，幾乎反而招禍，憂亂畏禍，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煉，才把「知行合一」的觀念，發展爲「致良知」的教訓。「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現。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人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然在常人不能勝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我們看了以上，可見王陽明先生的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莫不具備，在我國的歷史上是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他比諸葛亮、曾國樞多了「立言」，他比孔孟又多了「立功」，所以惟有「內聖外王」四字足可信之。

張子氣運哲學管窺

第二十一目 王陽明

徐哲華

王子守仁，宋明理學巨子之一，以陸王並稱。陽明言氣之處亦頗不少。傳習錄上：「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精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註一九四）陽明謂嬰兒在母腹只是純氣，本無所知所能。生後日有所進乃至無不可能，皆因精氣日足。所謂氣，係指生理上的，應非形而上者。傳習錄又曰：「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註一九五）

此處他以精氣神本一，其實一氣也。

傳習錄中又曰：「生之爲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

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註一九六）陽明這一段理論極有價值。他認爲氣即性，性即氣，二者本一。孟子仁之四端亦只有在氣上始見得。

傳習錄中載：『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陽明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發聚而言，謂之精。亦可以形象方所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氣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論。』（註一九七）陽明於此對精氣神三者之解說，極爲清晰，都可以以良知洞見底蘊。限於篇幅，不擬詳釋。

陽明曰：『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註一九八）此處他以爲陰陽本一氣，因屈伸之故而

分爲兩，其實一也。又曰：「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註一九九）他以爲如能持志帥氣，則能鼓舞生氣，以應付任何事變。

陽明論氣之處甚多，未及俱引。他認爲萬物與人，雖同此一氣，但最精之處，乃人心之一點靈明，此則人與物不同處。有人問他：「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他說：「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養人，藥名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註二〇〇）氣則人與萬物同，但人心之靈明，惟人有之，此良知之可貴者爾。